

## 折弓斷戟

大衛在洗革拉，剛得休息兩天。第三天，就有人來報信了，好快。那人誤以為是報好消息，可以得厚賞。如果真有好消息而不報，或緩緩其行，是更大的錯誤。

當然，那名報信人有個致命的錯誤：若發現“耶和華的受膏者”瀕臨崩逝，即使找不到擔架，正確的舉措，應該是把他背負起來，儘快到最近的地方急救。他沒有...

大衛智慧的問題是：“你怎麼知道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死了呢？”

那少年人的回話，仿佛是老有經驗的外科專家：“我準知他仆倒必不能活，就去將他殺死，把他頭上的冠冕，臂上的鐲子，拿到我主這裏。”他得意的獻上這兩件寶貴的飾物，或許還指指點點：你看，多麼精工，有價值！

大衛就撕裂衣服，跟隨他的人也是如此，而且悲哀哭號禁食到晚上，是因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並耶和華的民以色列家的人，倒在刀下。(撒下一:10-12)

那人雖“衣服撕裂，頭蒙灰塵”，仍然愕然的看着，不能理解骨肉相關的痛切。冠冕和鐲子，對於大衛仿佛沒有用處，只足以確證以色列的悲劇。少年人類似的表現，內心大不一樣；但為了等賞，忍耐的表示同情。

最後，是報信的結局——大衛對他說：“你流人血的罪歸到自己的頭上，因為你親口作見證說，我殺了耶和華的受膏者！”少年人就把他殺了。(一:16)

原來大衛早就判斷出：信息是真，事情的描述是假。

最高領袖掃羅，在以色列軍潰敗時，奔逃下基利波山坡，恨無法匍匐前進——高出眾人一頭，在戰爭中，還戴着輝煌閃亮的王冠，自然成為容易的目標，被箭射重傷。他比莎士比亞劇中的亨利四世，更早知道：“頭戴王冠，睡臥不安。”晚了！他摘下頭上的冠冕和手鐲，那可能是護腕，上面有印記，為了不給非利士人誇耀，盡最後所有的力量，丟下山坡的荒野。

第二天，非利士人來清掃戰場的時候，剝那被殺之人的衣服(撒上一:8,9)，只割下他無冕的首級，脫卸戰衣和裝具，竟然忽略了最高的戰利品！少年亞瑪力人在他們以先，來了冷夜的戰場，他有的是時間搜索，發現了最高的榮耀——然後，“撕裂衣服，頭蒙灰塵”，帶着難掩的喜悅，期望領到巨賞，巴不得親手給大衛加冕更好！

致命的錯誤！那人的心裏，有多少幻想，和不實的期望，沒人知道；但知道他的賞賜是：死亡！

不愧以色列的桂冠詩人，大衛為掃羅和約拿單陣亡而作的“弓歌”，是卓絕的悼詩。遠超過一般追思的儀式，挽聯文學充斥虛謊，浮誇。真摯情感的表露，在於他全不曾措意王冠，並把謊報求賞的少年人處死。那是把敵人的反應，和至友的情感混淆了一訃聞當作是喜訊。

作為領袖，合神心意的大衛，他首要的考量，總是神的榮耀，和以色列的利益，人民的福祉。

以色列啊！你的尊榮者在山上被殺。  
大英雄何竟死亡！  
不要在迦特報告，  
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；  
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歡樂，  
免得未受割禮之人的女子矜誇。

基利波山哪！願你那裏沒有雨露，  
願你的田地無土產可作供物；  
因為英雄的盾牌在那裏被污丟棄—  
掃羅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。

約拿單的弓箭，非流敵人的血不退縮。  
掃羅的刀劍，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。  
掃羅和約拿單，活時相悅相愛，  
死時也不分離。  
他們比鷹更快，  
比獅子還強。

以色列的女子啊！當為掃羅哭號。  
他曾使你穿朱紅色的美衣，  
使你們衣服有黃金的裝飾。

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！  
約拿單何竟在山上被殺！

我兄約拿單啊！我為你悲傷。  
我甚喜悅你！  
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，  
過於婦女的愛情。

英雄何竟仆倒！  
戰具何竟滅沒！

在長期統治以色列中，掃羅有可頌可誇的戰績，沒有詳細的記載(撒上一四:52)。撒母耳為耶和華厭棄掃羅，長久深沉的悲傷，因為他雄才大略，豐功偉績(一五:35)，是難得的英雄。實際上在掃羅長期治下，只是初期科技落後，受強鄰侵凌；後來情況改善，人民至少算得上衣食富裕，日子過得去，才說得上美衣和金飾(一:24)。如果想，每天關門閉戶，路無人行，荒涼廢耕失業，陷於歌利亞恐怖下，那就有失正確。或者可以推斷，有助為大衛王朝的繼起，奠定相當基礎。也許，“掃羅的刀劍”，和“約拿單的弓箭”(一:22,23)，曾對敵人構成擴張威脅；因此，大衛以為非利士人聽到王戰死，當作是好消息傳揚。可惜，掃羅自恃，嫉妒，為那惡者所乘。從歷史看，失去安定繁榮，失去國家的干城，總是可悲的事。大衛以他無比深沉的悲痛，寫下：“基利波山哪！願你那裏沒有雨露，願你田地無土產可作供物！”(一:21)

一千多年過去了。

新約的拉丁教父特土良(Tertullianus, c. 155-220)，以確定勝利的盼望，向羅馬宣告：“殉道士的血，是教會的種子！”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